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二刻拍案驚奇 第二卷 小道人一著饒天下 女棋童兩局注終身

百年伉儷是前緣，天意巧周全。試看人世，禽魚草木，各有蟬聯。從來材藝稱奇絕，必自種姻婣。文君琴思，仲姬畫手，匹美雙傳。

——詞寄〈眼兒媚〉

自古道：「物各有偶。」才子佳人，天生匹配，最是人世上的佳話。看官且聽小子說。山東兗州府鉅野縣有個穰芳亭，乃是地方居民秋收之時，祭賽田祖先農公舉社會聚飲的去處。向來亭上有一扁額，大書三字在上，相傳是唐顏魯公之筆，失去已久，眾人無敢再寫。一日正值社會之期，鄉裡父老相商道：「此亭徒有其名，不存其扁。只因向是木扁，所以損壞。今若立一通石碑在亭中，別請當今名筆寫此三字在內，可垂永久。」此時只有一個秀才，姓王名維翰，是晉時王羲之一派子孫，慣寫顏字，書名大盛。父老具禮相求，道其本意，維翰欣然相從，約定社會之日就來赴會，即當舉筆，父老磐石端正。

到了是日，合鄉村男婦兒童，無不畢赴，同觀社火。你道如何叫得社火？凡一應吹簫、打鼓、踢毬、放彈、拘攔、傀儡、五花爨弄諸般戲具，盡皆施呈。卻像獻來與神道觀玩的意思，其實只是人扶人興，大家笑耍取樂而已。所以王孫公子，盡有攜酒挾伎，特來觀看的。直待諸戲盡完，賽神禮畢，大眾齊散。止留下主會幾個父老，亭中同分神福，享其祭餘，盡醉方休。此是歷年故事。

此日只為邀請王維翰秀才書石，特接著上廳行首謝天香在會上相陪飲酒。不想王秀才別被朋友留住，一時未至。父老雖是設著酒席，未敢自飲，呆呆等待。謝天香便問道：「禮事已畢，為何遲留不飲？」眾父老道：「專等王秀才來。」謝天香道：「那個王秀才？」父老道：「便是有名會寫字的王維翰秀才。」謝天香道：「我也久聞其名，可惜不曾會面。今日社酒卻等他做甚？」父老道：「他許下在石碑上寫穰芳亭三字，今已磨墨停當在此，只等他來動筆罷，然後飲酒。」謝天香道：「既是他還未來，等我學寫個兒耍耍何如？」父老道：「大姐又能寫染？」謝天香道：「不敢說能，粗學塗抹而已。請過大筆一用，取一回笑話，等王秀才來時，抹去了再寫不妨。」父老道：「俺們那裡有大筆？憑著王秀才帶來用的。」

謝天香看見瓦盒裡墨濃，不覺動了揮灑之興，卻恨沒有大筆應手。心生一計，伸手在袖中摸出一條軟紗汗巾來，將角兒團簇得如法，拿到瓦盒邊蘸了濃墨，向石上一揮，早寫就了「穰芳」二字，正待寫「亭」字起，聽得鸞鈴響，一人指道：「兀的不是王秀才來也！」

謝天香就住手不寫，抬眼看時，果然王秀才騎了高頭駿馬，瞬息來到亭前，從容下馬到亭中來。眾父老迎著，以次相見。謝天香末後見禮，王秀才看了謝天香容貌，謝天香看了王秀才儀表，兩相企羨，自不必說。王秀才看見碑上已有「穰芳」二大字，墨尚未乾，稱贊道：「此二字筆勢非凡，有恁樣高手在此，何待小生操筆？卻為何不寫完了？」父老道：「久等秀才不到，此間謝大姐先試寫一番看看。剛寫得兩字，恰好秀才來了，所以住手。」謝天香道：「妾身不揣，閒在此間作耍取笑，有污秀才尊目。」王秀才道：「此書顏骨柳筋，無一筆不合法，不可再易，就請寫完罷了。」父老不肯道：「專仰秀才大名，是必要煩妙筆一番！」謝天香也謙遜道：「賤妾偶爾戲耍，豈可當真！」王秀才道：「若要抹去二字，真是可惜！倘若小生寫來，未必有如此妙絕，悔之何及？恐怕難為父老每盛心推許，容小生續成罷了。只問適間大姐所用何筆？就請借用一用，若另換一管，鋒端不同了。」謝天香道：「適間無筆，乃賤妾用汗巾角蘸墨寫的。」王秀才道：「也好，也好！就借來試一試。」謝天香把汗巾遞與王秀才，王秀才接在手中，向瓦盒中一蘸，寫個「亭」字續上去。看來筆法儼如一手寫成，毫無二樣。父老內中也有斯文在行的，大加贊賞道：「怎的兩人寫來恰似出於一手？真是才子佳人，可稱雙絕！」王秀才與謝天香俱各心裡喜歡，兩下留意。

父老一面就命勒石匠把三字刻將起來，一面就請王秀才坐了首席，謝天香陪坐，大家盡歡吃酒。席間，王秀才與謝天香講論字法，兩人多是青春美貌，自然投機。父老每多是有年紀，歷過多少事體過的，有甚麼不解意處？見兩人情投意合，就攬掇兩下成其夫婦，後來竟偕老終身。

這是兩個會寫字的成了一對的話。看來，天下有一種絕技，必有一個同聲同氣的在那裡湊得，在夫妻裡而更為希罕。自古書畫琴棋，謂之文房四藝。只這王、謝兩人，便是書家一對夫妻了。若論畫家，只有元時魏國公趙子昂與夫人管氏仲姬兩個多會畫。至今湖州天聖禪寺東西兩壁，每人各畫一壁，一邊山水，一邊竹石，並垂不朽。若論琴家，是那司馬相如與卓文君，只為琴心相通，臨邛夜奔，這是人人曉得的，小子不必再來敷演。如今說一個棋家在棋盤上贏了一個妻子，千里姻緣，天生一對，也是一段希奇的故事，說與看官每聽一聽。有詩為證：

世上輸贏一局棋，誰知局內有夫妻？

坡翁當日曾遺語，勝固欣然敗亦宜！

話說圍棋一種，乃是先天河圖之數三百六十一著，合著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。黑白分陰陽以象兩儀，立四角以按四象。其中有千變萬化，神鬼莫測之機。仙家每每好此，所以有王質爛柯之說。相傳是帝堯所置，以教其子丹朱。此亦荒唐之談，難道唐虞以前連神仙也不下棋？況且這家技藝不是尋常教得會的。若是天性相近，一下手曉得走道兒便有非常仙著，著出來一日高似一日，直到絕頂方休。也有品格所限，只差得一子兩子地步，再上進不得了。至於本質下劣，就是奢遮的國手師父指教他秘密幾多年，只到得自家本等，高也高不多些兒。真所謂棋力酒量恰像個前生分定，非人力所能增減也。

宋時，蔡州大呂村有個村童，姓周名國能，從幼便好下棋。父母送他在村學堂讀書，得空就與同伴每畫個盤兒，拾取兩色磚瓦塊做子賭勝。出學堂來，見村中老人家每動手下棋，即袖著手兒站在旁邊，呆呆地廝看。或時看到鬧處，不覺心癢，口裡漏出著把來指手畫腳教人，定是尋常想不到的妙著。自此日著日高，是村中有名會下棋的高手，先前曾饒過國能幾子的，後來多反受國能饒了，還下不得兩平。遍村走將來，並無一個對手。此時年才五六歲，棋名已著一鄉。

鄉人見國能小小年紀手段高得峽峽，盡傳他在田畔拾棗，遇著兩個道士打扮的在草地上對坐安枰下棋，他在旁邊躡著觀看，道士觀著笑道：「此子亦好棋乎？可教以人間常勢。」遂就枰上指示他攻守、殺奪、救應、防拒之法。也是他天緣所到，說來就解，領略不忘。道士說：「自此可無敵於天下矣！」笑別而去，此後果然下出來的迥出人上，必定所遇是仙長，得了仙訣過來的。」有的說：「是這小夥子調喉，無過是他天性近這一家，又且耽在裡頭，所以轉造轉高，極窮了秘妙，卻又撰出見神見鬼的天話哄著愚人。」這也是強口人不肯信伏的常態，總來不必辨其有無，卻是棋高無敵是個實的了。

因為棋名既出，又兼年小希罕，便有官員、士夫、王孫、公子與他往來。又有那不伏氣甘折本的小二哥與他賭賽，兩五兩輸與他的。國能漸漸手頭饒裕，禮度熟嫻，性格高傲，變盡了村童氣質，弄做個斯文模樣。父母見他年長，要替他娶妻。國能就心裡望頭大了，對父母說道：「我家門戶低微，目下取得妻來不過是農家之女，村妝陋質不是我的對頭兒。兒既有此絕藝，便當挾此出遊江湖間，料不須帶著盤費走。或者不拘那裡，天緣有在等待，依心像意尋個對得我來的好女兒為妻，方了平生之願！」父母見他說得話大，便就住了手。

過不多幾日，只見國能另換了一身衣服，來別了父母出游。父母一眼看去，險些不認得了。你道他怎生打扮：頭戴包巾，腳蹬方履。身上穿淺地深緣的藍服，腰間繫一墜兩股的黃綰。若非葛稚川侍煉藥的丹童，便是董雙成同思凡的道侶。

話說該國能葛巾野服，扮做了道童模樣，父母吃了一驚，問道：「兒如此打扮，意欲何為？」國能笑道：「兒欲從此雲遊四方，遍尋一個好妻子，來做一對耳！」父母道：「這是你的志氣，也難阻你。只是得手便回，莫貪了別處歡樂，忘了故鄉！」國能

道：「這個怎敢？」是日是個黃道吉日，拜別了父母，即便登程，從此自稱小道人。

一路行去，曉得汴梁是帝王之都，定多名手，先向汴京進發。到得京中，但是對局，無有不輸與小道人的，棋名大震。往來多是朝中貴人，東家也來接，西家也來迎，或是行教，或是賭勝，好不熱鬧過日。卻並不見一個對手，也無可意的女佳人撞著眼裡的。

混過了多時，自想姻緣未必在此，遂離了京師，又到太原、真定等處遊蕩。一路行棋，眼見得無出其右。奮然道：「吾聞燕山乃遼國郎主在彼稱帝，雄麗過於汴京，此中必有高人國手天下無敵的在內，今我在中國既稱絕技，料然到那裡不到得輸與人了。何不往彼一游，尋個出頭的國手較一較高低，也與中國吐一吐氣，博他一個遠鄉異域的高名，傳之不朽？況且自古道『燕、趙多佳人』，或者借此技藝，在王公貴人家裡出入，圖得一個好配頭，也不見得。」遂決意往北路進發，風餐水宿，夜住曉行，不多幾日，已到了燕山地面。

且說燕山形勝，左環滄海，右擁太行，北枕居庸，南襟河濟。向稱天府之國，暫為夷主所都。此時燕山正是耶律部落稱尊之所，宋時呼之為北朝，相與為兄弟之國。蓋自石晉以來，以燕、雲、六州讓與彼國了。從此漸染中原教化，百有餘年。所以夷狄名號向來只是單于、可汗、贊普、郎主等類，到得遼人，一般稱帝稱宗，以至官員職名大半與中國相參。衣冠文物、百工技藝，竟與中華無二。遼國最好的是弈棋，若有第一等高棋，稱為國手，便要遣進到南朝請人比試。曾有一個王子最高，進到南朝。這邊棋院待詔顧思讓也是第一手，假稱第三手，與他對局。以一著解兩征，至今棋譜中傳下鎮神頭勢。王子贏不得顧待詔，問通事說是第三手。王子願見第一，這邊回他道：「贏得第三，方見第二，贏得第二，方見第一。今既贏不得第三，尚不得見第二，怎能勾見得第一？」王子只道是真，歎口氣道：「我北朝第一手贏不得南朝第三手，再下棋何幹！」摔碎棋枰，伏輸而去。卻不知被中國人瞞過了，此是已往的話。

只說那時遼國圍棋第一稱國手的乃是一個女子，名為妙觀。有親王保舉，受過朝廷冊封為女棋童。設個棋肆，教授門徒。你道如何教授？蓋圍棋三十二法，皆有定名：有「衝」、有「幹」、有「綽」、有「約」、有「飛」、有「關」、有「筭」、有「粘」、有「頂」、有「尖」、有「覷」、有「門」、有「打」、有「斷」、有「行」、有「立」、有「捺」、有「點」、有「聚」、有「蹀」、有「挾」、有「拶」、有「辟」、有「刺」、有「勒」、有「撲」、有「征」、有「劫」、有「持」、有「殺」、有「鬆」、有「盤」，妙觀以此等法傳授於人。多有王侯府中送將男女來學棋，以及大家小戶少年好戲欲學此道的，盡來拜他門下，不記其數，多呼妙觀為師。妙觀亦以師道自尊，粧模做樣，盡自矜持，言笑不苟。也要等待對手，等閒未肯嫁人。卻是棋聲傳播，慕他才色的嚙乾了涎唾，只是不能勝他，也沒人敢啟齒求配。空傳下個美名，受下許多門徒，晚間師父娘只是獨宿而已。有一首詞單道著妙觀好處：

麗質本來無偶，神機早已通玄。
枰中舉國莫爭先，女將馳名善戰。
玉手無慙國手，秋波合喚秋仙。
高居師席把棋傳，石作門生也眩。
——右詞寄〈西江月〉

話說國能自稱小道人，游到燕山，在飯店中歇下。已知妙觀是國手的話，留心探訪。只見來到肆前，果然一個少年美貌的女子，在那裡點指擲腳教人下棋。小道人見了，先已飛去了三魂，走掉了七魄，恨不得雙手抱住了他做一點兩點的事。心裡道：「且未可露機，看他著法如何？」呆呆地袖著手，在旁冷眼廝覷。見他著法還有不到之處，小道人也不說破。一連幾日，有些耐不得了，不覺口中囁嚅，逗露出一兩著來。妙觀出於不意，見指點出來的多是神著，抬眼看時，卻是一個小夥兒，又是道家粧扮的，情知有些詫異，心裡疑道：「那裡來此異樣的人？」忍著只做不睬，只是大刺刺教徒弟們對局。妙觀偶然指點一著，小道人忽攘臂爭道：「此一著未是勝著，至第幾路必然受虧。」果然下到其間，一如小道人所說。妙觀心驚道：「奇哉此童！不知自何處而來？若再使他在這觀看，形出我的短處，在為人師，卻不受人笑話？」大聲喝道：「此係教棋之所，是何閒人？亂入廝混？」便叫兩個徒弟，把小道人攙了出來，不容觀看。小道人冷笑道：「自家棋低，反要怪人指教，看你躲得過我麼？」

反了手踱了出來，私下想道：「好個美貌女子！棋雖非我比，女人中有此也不易得。只在這幾個黑白子上定要賺他到手，倘不如意，誓不還鄉！」走到對門，問個老者道：「此間店房可賃與人否？」老者道：「賃來何用？」小道人道：「因來看棋，意欲賃個房兒住著，早晚偷學他兩著。」老者道：「好好！對門女棋師是我國中第一手，說道天下無敵的。小師父小小年紀，要在江湖上雲遊，正該學他些著法。老漢無兒女，止有個老娘縫紉度日，也與女棋師往來得好。此門面房空著，專一與遠來看棋的人閒坐，趁幾文茶錢的。小師父要賃，就打長賃了也好。」

小道人就在袖裡摸出包來，揀一塊大些的銀子，與他做了定錢。抽身到飯店中，搬取行囊，到這對門店中安下。鋪設已定，見店中有見成坐就的木牌在那裡，他就與店主人說，要借來寫個招牌。老者道：「要招牌何用？莫非有別樣高術否？」小道人道：「也要在此教教下棋，與對門棋師賽一賽。」老者道：「不當人子，那裡還討個對手麼！」小道人道：「你不要管，只借我牌便是。」老者道：「牌自空著，但憑取用，只不要惹出事來，做了話靶。」小道人道：「不妨，不妨。」就取出文房四寶來，磨得墨濃，蘸得筆飽，揮出一張牌來，豎在店面門口。只因此牌一出，有分文：絕技佳人望枰而納款，遠來游客出手以成婚。你道牌上寫的是甚話？他寫道：「汝南小道人手談，奉饒天下最高手一先。」老者看見了，道：「天下最高手你還要饒他先哩！好大話，好大話！只怕見我女棋師不得。」小道人道：「正要饒你女棋師，才為高手。」

老者似信不信，走進裡面去，把這些話告訴老嫗。老嫗道：「遠方來的人敢開大口，或者有些手段也不見得。」老者道：「點點年紀，那裡便有什麼手段？」老嫗道：「有智不在年高，我們女棋師又是有年紀的麼？」老者道：「我們下著這樣一個人與對門作敵，也是一場笑話。且看他做出便見。」

不說他老口兒兩下唧噥，且說這邊立出牌來，早已有人報與妙觀得知。妙觀見說寫的是「饒天下最高手」，明是與他放對的了。情知是昨日看棋的小夥，心中好生忿忿不平，想道：「我在此擅名已久，那裡來這個小冤家，來尋我們的錯處？發個狠，要就與他決個勝負。」又轉一個念頭道：「他昨日看棋時，偶然指點的著數多在我意想之外。假若與他決一局，幸而我勝，劈破他招牌，趕他走路不難。萬一輸與他了，此名一出，那裡還顯得有我？此事不可造次，須著一個先探一探消息再作計較。」妙觀有個弟子張生，是他門下最得意的高手，也是除了師父再無敵手的。妙觀喚他來，說道：「對門汝南小道人說大話，未卜手段虛實。我欲與決輸贏，未可造次。據汝力量，已與我爭不多些兒了。汝可先往一試，看汝與彼優劣，便可以定彼棋品。」

張生領命而出，走到小道人店中，就枰求教。張生讓小道人是客，小道人道：「小牌上有言在前，遮末是高手也要饒他一先，決不自家下起。若輸與足下時，受讓未遲。」張生只得占先下了。張生窮思極想方才下得一著，小道人只隨手應去，不到得完局，張生已敗。張生拱手伏輸道：「客藝果高，非某敵手，增饒一子，方可再請教。」果然擺下二子，然後請小道人對下。張生又輸了一盤。張生心服，道：「還饒不住，再增一子。」增至三子，然後張生覺得鬆些，恰恰下個兩平。

看官聽說：凡棋有敵手，有饒先，有先兩。受饒三子，厥品中中，未能通幽，可稱用智。受得國手三子饒的，也算是高強了。只為張生也是妙觀門下出色弟子，故此選擇得來。若是別一個，須動手不得，看來只是小道人高得緊了。小道人三局後對張生道：「足下之棋也算高強，可見上國一斑矣。不知可有堪與小女對敵的請出一個來，小道情願領教。」張生曉得此言是搗他師父出馬，不敢應答，作別而去。

來到妙觀跟前密告道：「此小道人技藝甚高，怕吾師也要讓他一步。」妙觀搖手，戒他不可說破，惹人恥笑。自此之後，妙觀

不敢公然開肆教棋。旁人見了標牌，已自驚駭，又見妙觀收斂起來。那張生受饒三子之說，漸漸有人傳將開去，正不知這小道人與妙觀果是高下如何？自有這些好事的人三三兩兩議論，有的道：「我們棋師不與較勝負，想是不放他在眼裡的了。」有的道：「他牌上明說饒天下最高手一先，我們棋師難道忍得這話起，不與爭雄？必是個有些本領的，棋師不敢造次出頭。」有的道：「我們棋師現是本國第一手，並無一個男人贏得他的，難道別處來這個小小道人便恁地高強不成？是必等他兩個對一對局，定個輸贏來我們看一看，也是著實有趣的事。」又一個道：「妙是妙，他們豈肯輕放對？是必眾人出些利物與他們賭勝，才弄得成。」內中有個胡大郎道：「妙！妙！我情願助錢五□千。」支公子道：「你出五□千，難道我又少得不成？也是五□千！」其餘的也有認出□千、五千的，一時湊來，有了二百千之數。眾人就推胡大郎做個收掌之人，斂出錢來多支付與他，就等他約期對局，臨時看輸贏對付發利物，名為「保局」，此也是賭勝的舊規。其時眾人議論已定，胡大郎等利物齊了，便去兩邊約日比試手段。果然兩邊多應允了，約在第三日午時在大相國寺方丈內對局。眾人散去，到期再會。

女棋童妙觀得了此信，雖然應允，心下有些虛怯，道：「利物是小事，不爭與他賭勝。一下子輸了，枉送了日前之名！此子遠來作客，必然好利，不如私下買囑他，求他讓我些兒，我明收了利物，暗地加添些與他，他料無不肯的。怎得個人來與我通此信息便好？」又怕弟子們見笑，不好商量得。思量對門店主老嫗常來此縫衣補裳的，小道人正下在他家，何不央他來做個引頭說合這話也好？算計定了，慙地著個女使招他來說話。

老嫗聽得，便三腳兩步走過對門來，見了妙觀，道：「棋師娘子，有何分付？」妙觀直引他到自己臥房裡頭坐下了，妙觀開口道：「有件事要與嫗商量則個。」老嫗道：「何事？」妙觀道：「汝南小道人正在嫗家裡下著，奴有句話要嫗說與他。嫗好說得麼？」老嫗道：「他自恃棋高，正好來與娘子放對。我見老兒說道：『眾人出了利物，約看後日對局』。娘子卻又要與他說甚麼話？」妙觀道：「正為對局的事要與嫗商量。奴在此行教已久，那個王侯府中不喚奴是棋師？尋遍一國沒有奴的對手，眼見得手下收著許多徒弟哩。今遠來的小道人卻說饒盡天下的大話，奴曾教最高手的弟子張生去試他兩局，回來說他手段頗高。眾人要看我每兩下本事，約定後日放對，萬一輸與他了，一則喪了本朝體面，二則失了日前名聲，不是要處。意欲央嫗私下與他說說，做個人情，讓我些個。」老嫗道：「娘子只是放出日前的本事來贏他方好，怎麼折了志氣反去求他？況且見賭著利物哩，他如何肯讓？」妙觀道：「利物是小事，他若肯讓奴贏了，奴一毫不取，私下仍舊還他。」老嫗道：「他贏了你棋，利物怕不是他的？又討個大家喝聲采不好？卻明輸與你了，私下受這些說不響的錢，他也不肯。」妙觀道：「奴再於利物之外，私下贈他五□千。他與奴無仇，且又不是本國人，聲名不關什麼干係。得了若干利物，又得了奴這些私贈，也勾了他了。只要嫗替奴致意於他，說奴已甘伏，不必在人前贏奴，出奴之醜便是。」老嫗道：「說便去說，肯不肯只憑得他。」妙觀道：「全仗嫗說得好些，肯時奴自另謝嫗。」老嫗道：「對門對戶，日前相處面上，甚麼大事說起謝來！」嘻嘻的笑了出去。

走到家裡，見了小道人，把妙觀邀去的說話一□一五對他說了。小道人見說罷，便滿肚子癢起來，道：「好！好！天送個老婆來與我了。」回言道：「小子雖然年幼遠游，靠著些小技藝，不到得少了用度，那錢財頗不希罕，只是旅邸孤單。小娘子若要我相讓時，須依得我一件事，無不從命。」老嫗道：「可要怎生？」小道人喜著臉道：「媽媽是會事的，定要說出來？」老嫗道：「說得明白，咱好去說。」小道人道：「日裡人面前對局，我便讓讓他；晚間要他來被窩裡對局，他須讓讓我。」老嫗道：「不當人子！後生家討便宜的話莫說！」小道人道：「不是討便宜。小子原非貪財帛而來，所以住此許久，專慕女棋師之顏色耳！嫗為我多多致意，若肯客我半晌之歡，小子甘心詐輸，一文不取。若不見許，便當儘著本事對局，不敢容情。」老嫗道：「言重，言重！老身怎好出口？」小道人道：「你是婦道家，對女人講話有甚害羞？這是他喉急之事，便依我說了，料不怪你。」說罷，便深深一喏道：「事成另謝媒人。」老嫗笑道：「小小年紀，倒好老臉皮。說便去說，萬一討得罵時，須要你賠禮。」小道人道：「包你不罵的。」老嫗只得又走將過對門去。

妙觀正在心下虛怯，專望回音。見了老嫗，臉上堆下笑來道：「有煩嫗尊步，所說的事可聽依麼？」老嫗道：「老身磨了半截舌頭，依倒也依得，只要娘子也依他一件事。」妙觀道：「遮莫是甚麼事？且說將來。奴依他便了。」老嫗道：「若是娘子肯依，倒也不費本錢。」妙觀道：「果是甚麼事？」老嫗直「這件事，易則至易，難時至難。娘子怨老身不知進退的罪，方好開口。」妙觀道：「奴有事相央，嫗儘著有話便說，豈敢有嫌？」老嫗又假意推讓了一回，方才帶笑說道：「小道人隻身在此，所慕娘子才色兼全，他陰溝洞裡想天鵝肉吃哩！」

妙觀通紅了臉，半晌不語。老嫗道：「娘子不必見怪，這個原是他妄想，不是老身撰造出來的話。娘子怎生算計，回他便了。」妙觀道：「我起初原說利物之外再贈五□千，也不為輕鮮，只可如此求他了。肯讓不肯讓，好歹回我便了，怎胡說到這個所在？羞人答答的。」老嫗道：「老身也把娘子的話一一說了。他說道：『原不希罕錢財，只要娘子允此一事，甘心相讓，利物可以分文不取。叫老身就沒法回他了，所以只得來與娘子直說。老身也曉得不該說的，卻是既要他相讓，他有話，不敢隱瞞。』」妙觀道：「嫗，他分明把此話挾制著我，我也不好回得。」老嫗道：「若不回他，他對局之時決不容情。娘子也要自家算計。」妙觀見說到對局，肚子裡又怯將起來，想著說到這話，又有些氣不分，思量道：「叵耐這沒廉恥的小弟子孩兒！我且將計就計，哄他則個。」對老嫗道：「此話羞人，不好直說。嫗見他，只含糊說道：『若肯相讓，自然感德非淺，必當重報。』就是了。」老嫗得了此言，想道：「如此說話，便已是應承的了。我且在裡頭撮合了他兩口，必有好處到我。」

千歡萬喜，就轉身到店中來，把前言回了小道人。小道人少年心性，見說有些口風兒，便一團高興，皮風騷癢起來，道：「雖然如此，傳言送語不足為憑，直待當面相見親口許下了，方無番悔。」老嫗只得又去與妙觀說了。妙觀有心求他，無言可辭，只得約他黃昏時候燈前一揖為憑。

是晚，老嫗領了小道人逕到妙觀肆中客座裡坐了。妙觀出來相見，拜罷，小道人開口道：「小子雲遊到此，見得小娘子芳客，□分僥倖。」妙觀道：「奴家偶以小藝擅名國中，不想遇著高手下臨。奴家本不敢相敵，爭奈眾心欲較勝負，不得不在班門弄斧。所有奉求心事已托店主嫗說過，萬望包容則個。」小道人道：「小娘子分付，小子豈敢有違！只是小子仰慕小娘子已久，所以在對寓棲遲，不忍捨去。今客館孤單，若蒙小娘子有見憐之心，對局之時，小子豈敢不揣自逞？定當周全娘子美名。」妙觀道：「若得周全，自當報德，決不有負足下。」小道人笑容滿面，作揖而謝道：「多感娘子美情，小子謹記不忘。」妙觀道：「多蒙相許，一言已定。夜晚之間，不敢親送，有煩店主嫗伴送過去罷。」叫丫鬟另點個燈，轉進房裡來了。小道人自同老嫗到了店裡，自想：「適間親口應承，這是探囊取物，不在話下的了。」只等對局後圖成好事不題。

到了第三日，胡大郎早來兩邊邀請對局，兩人多應允了。各自打扮停當，到相國寺方丈裡來。胡大郎同支公子早把利物擺在上面張桌兒上，中間一張桌兒放著一個白銅鑲邊的湘妃竹棋枰，兩個紫檀筒兒，貯著黑白兩般雲南窩棋子。兩張椅東西對面放著，請兩位棋師坐著交手，看的人只在兩橫長凳上坐。妙觀讓小道人客，坐了東首，用著白棋。妙觀請小道人先下子，小道人道：「小子有言在前，這一著先要饒天下最高手，決不先下的。直待贏得過這局，小子才占起。」妙觀只得拱一拱道：「恕有罪，應該低者先下了。」果然妙觀手起一子，小道人隨手而應。正是：

花下手閒敲，出楸枰，兩下交。

爭先布擺妝圈套，單敲這著，雙關那著，聲遲思入風雲巧。

笑山樵，從交柯爛，誰識這根苗。

——右調〈黃鶯兒〉

小道人雖然與妙觀下棋，一眼偷覷著他容貌，心內□分動火，想著他有言相許，有意讓他一分，不盡情攻殺，只下得個兩平。算來白子一百八□著，小道人認輸了半子。這一番卻是小道人先下起了，少時完局。他兩人手下明白，已知是妙觀輸了。旁邊看的

嚷道：「果然是兩個敵手，你先我輸，我先你輸，大家各得一局。而今只看這一局以定輸贏。」妙觀見第二番這局覺得力量捌拽，心裡有些著忙。下第三局時，頻頻以目送情，小道人會意，仍舊東支西吾，讓他過去。臨了收拾了官著，又是小道人少了半子，大家齊聲喝采道：「還是本國棋師高強，贏了兩局也！」小道人只不則聲，呆呆看著妙觀。胡大郎便對小道人道：「只差半子，卻算是小師父輸了。小師父莫怪！」忙忙收起了利物，一同眾人哄了女棋師妙觀到肆中，將利物支付，各自散去。

小道人自和一二個相識尾著眾人閒話而歸。有的問他道：「那裡不爭出了這半子？卻算做輸了一局，失了這些利物。」小道人只是冷笑不答。眾人恐怕小道人沒趣，多把話來安慰他，小道人全然不以為意。到了店中，看的送的，多已散去。店中老嫗便出來問道：「今日賭勝的事卻怎麼了？」小道人道：「應承過了說話，還捨得放本事贏他？讓他一局過去，幫襯他在眾人面前生光采，只好是這樣湊趣了。」老嫗笑道：「這等卻好。他不忘你的美情，必有好處到你，帶挈老身也興頭則個。」小道人口裡與老嫗說話，一心想著佳音，一眼對著對門盼望動靜。

此時天色將晚，小道人恨不得一霎時黑下來。直到點燈時候，只見對面肆裡撲地把門關上了。小道人著了急，對老嫗道：「莫不這小妮子負了心？有煩嫗嫗往彼處探一探消息。」老嫗道：「不必心慌，他要瞞生人眼哩！再等一會，待人靜後沒消息，老身去敲開門來問他就是。」小道人道：「全仗嫗嫗作成好事。」

正說之間，只聽得對過門環瑯的一響，走出一個丫鬟來，逕望店裡走進。小道人猶如接著一紙九重恩赦，心裡好不僥倖，只聽他說甚麼好話出來。丫鬟向嫗嫗道了萬福，說道：「侍長棋師小娘子多多致意嫗嫗，請嫗嫗過來說話則個。」老嫗就此同行，起身便走。小道人趕著附耳道：「嫗嫗精細著。」老嫗道：「不勞分付。」帶著笑臉，同丫鬟去了。小道人就像熱地上蚰蜒，好生打熬不過，禁架不定。正是：

眼盼捷旌旗，耳聽好消息。

著得遂心懷，願彼觀音力。

卻說老嫗隨了丫鬟走過對門，進了肆中，只見妙觀早已在燈下笑臉相迎，直請至臥房中坐地，開口謝道：「多承嫗嫗周全之力，日間對局，僥倖不失體面。今要酬謝小道人相讓之德，原有言在先的，特請嫗嫗過來，支付利物並謝禮與他。」老嫗道：「娘子花朵兒般後生，恁地會忘事？小道人原說不希罕財物的，如何又說利物謝禮的話？」妙觀假意失驚道：「除了利物謝禮，還有什麼？」老嫗道：「前日說過的，他一心想慕娘子，諸物不愛，只求圓成好事，娘子當面許下了他。方才叮囑了又叮囑，在家盼望，真似渴龍思水哩！娘子如何把話說遠了？」妙觀變起臉來道：「休得如此胡說！奴是清清白白之人，從來沒半點邪處，所以受得朝廷冊封，王親貴戚供養，偌多門生弟子尊奉。那裡來的野種，敢說此等污言！教他快些息了妄想，收此利物及謝禮過去，便宜他多了。」說罷，就指點丫鬟將日間收來的二百貫文利物一盤托出，又是小匣一個放著五□貫的謝禮，交付與老嫗道：「有煩嫗嫗將去，交付明白。」分外又是三兩一小封，送與老嫗做辛苦錢。說道：「有勞嫗嫗兩下周全，些小微物，勿嫌輕鮮則個。」

那老嫗是個經紀人家眼孔小的人，見了偌多東西，心裡先自軟了。又加自己有些油水，想道：「許多利物，又添上謝禮，真個不為少了。那個小夥兒也該心滿意足，難道只癡心要那話不成？且等我回他去看。」便對妙觀道：「多蒙娘子賞賜，老身只得且把東西與他再處。只怕他要說娘子失了信，老身如何回他？」妙觀道：「奴家何曾失甚麼信？原只說自當重報，而今也好道不輕了。」隨喚兩個丫鬟捧著這些錢物，跟了老嫗送在對門去。分付：「放下便來，不要停留！」兩個丫鬟領命，同老嫗三人共拿了禮物，逕往對門來。果然丫鬟放下了物件，轉身便走。

小道人正在盼望之際，只見老嫗在前，丫鬟在後，一齊進門，料到必有好事到手。不想放下手中東西，登時去了，正不知是甚麼意思，忙問老嫗道：「怎的說了？」老嫗指著桌上物件道：「謝禮已多在此了，收明便是，何必再問！」小道人道：「那個希罕謝禮？原說的話要緊！」老嫗道：「要緊！要緊！你要緊他不要緊！叫老娘怎處？」小道人道：「說過的話怎好賴得？」老嫗道：「他說道原只說自當重報，並不曾應承甚的來，叫我也不好替你討得嘴。」小道人道：「如此混賴，是白白哄我讓他了。」老嫗道：「見放著許多東西，白也不算白了。只是那話，且消停消停，抹乾了嘴邊這些頑涎，再做計較。」小道人道：「嫗嫗休如此說！前日是與小子觀面講的話，今日他要賴將起來。嫗嫗再去說一說，只等小子今夜見他一見，看他當面前怎生悔得！」老嫗道：「方才為你磨了好一會牙，他只推著謝禮，並無些子口風。而今去說也沒幹，他怎肯再見你！」小道人道：「前日如何去一說，就肯相見？」老嫗道：「須知前日是求你的時節，作不得難。今事體已過，自然不同了。」小道人歎口氣道：「可見人情如此！我枉為男子，反被這小妮子所賺。畢竟在此守他個破綻出來，出這口氣！」老嫗道：「且收拾起了利物，慢慢再看機會商量。」當下小道人把錢物併疊過了，悶悶過了一夜。有詩為證：

親口應承總是風，兩家黑白未和同。

當時未見一著錯，今日滿盤還是空。

一連幾日，沒些動靜。一日，小道人在店中間坐，只見街上一個番漢牽著一匹高頭駿馬，一個虞候騎著，到了門前。虞候跳下馬來，對小道人聲諾道：「罕察王府中請師父下棋，備馬到門，快請騎坐了就去。」小道人應允，上了馬，虞候步行隨著。瞬息之間，已到王府門首。

小道人下了馬，隨著虞候進去，只見諸王貴人正在堂上飲宴。見了小道人，盡皆起身道：「我輩酒酣，正思手談幾局，特來奉請，今得到來，恰好！」即命當直的撥過棋桌來。諸王之中先有兩個下了兩局，賭了幾大觥酒，就推過高手與小道人對局，以後輪換請教。也有饒六七子的，也有饒四五子的，最少的也饒三子兩子，並無一個對下的。諸王你爭我嚷，各出意見，要逞手段，怎當得小道人隨手應去，盡是神機莫測。諸王盡皆歎服，把酒稱慶，因問道：「小師父棋品與吾國棋師妙觀果是那個為高？」小道人想著妙觀失信之事，心裡有些懷恨，不肯替他隱瞞，便道「此女棋本下劣，枉得其名，不足為道！」諸王道：「前日聞得你兩人比試，是妙觀贏了，今日何反如此說？」小道人道：「前日他叫人私下央求了小子，小子是外來的人，不敢不讓本國的體面，所以故意輸與他，豈是棋力不敵？若放出手段來，管取他輸便了！」諸王道：「口說無憑，做出便見。去喚妙觀來，當面試看。」罕察立命從人控馬去，即時取將女棋童妙觀到來。

妙觀向諸王行禮畢，見了小道人，心下有好些忸怩，不敢撐眼看他，勉強也見了一禮。諸王俱賜坐了，說道：「你每兩人多是國手，未定高下。今日在咱們面前比試一比試，咱們出一百千利物為賭，何如？」妙觀未及答應，小道人站起來道：「小子不願各殿下破鈔，小子自有利物與小娘子決賭。」說罷，袖中取出一包黃金來，道：「此金重五兩，就請賭了這些。」妙觀回言道：「奴家卻不曾帶些甚麼來，無可相對。」小道人向諸王拱手道：「小娘子無物相賭，小子有一句話說來請問各殿下看，可行則行。」諸王道：「有何話說？」小道人道：「小娘子身畔無金，何不即以身軀出注？如小娘子得勝，就拿了小子的黃金去；若小子勝了，贏小娘子做個妻房。可中也不中？」諸王見說，具各拍手跌足，大笑起來道：「妙，妙，妙！咱們多做個保親，正是風流佳話！」

妙觀此時欲待應承，情知小道人手段高，輸了難處。欲待推卻，明明是怯怕賭勝，不交手算輸了，真是在左右兩難。怎當得許多貴人在前力贊，不繇得你躲閃。亦且小道人興高氣傲，催請對局。妙觀沒個是處，羞慙窘迫，心裡先自慌亂了。勉強就局，沒一子下去是得手的，覺是觸著便礙，正所謂「棋高一著，縛手縛腳」。況兼是心意不安的，把平日的力量一發減了，連敗了兩局。

小道人起身出局，對著諸王叩一頭道：「小子告贏了，多謝各殿下賜婚。」諸王撫掌稱快道：「兩個國手，原是天生一對。妙觀雖然輸了局，嫁得此丈夫，可謂得人矣！待有吉日了，咱們各助花燭之費就是了。」急得個妙觀羞慙滿面，通紅了臉皮，無言可答，只低著頭不做聲。罕察每人與了賞賜，分付從人，備送了回家。

小道人揚揚自得，來對店主人與老嫗道：「一個老婆，被小子棋盤上贏了來，今番須沒處躲了。」店主、老嫗問其緣故，小道人將王府中與妙觀對局賭勝的事說了一遍。老嫗笑道：「這番卻賴不得了。」店主人道：「也須使個媒、行個禮才穩。」小道人笑

道：「我的媒人大哩！各位殿下多是保親。」店主人道：「雖然如此，也要個人通話。」小道人道：「前日他央嬖嬖求小子，往來了兩番。如今這個媒自然是嬖嬖做了。」嬖嬖道：「這是帶挈老身吃喜酒的事，當得效勞。」小道人道：「小子如今即將昨日賭勝的黃金五兩，再加白銀五兩為聘儀，擇一吉日煩嬖嬖替我送去，訂約成親則個。」店主人即去房中取出一本擇日的星書來，番一番道：「明日正是黃道日，師父只管行聘便了。」一夜無詞。

次日，小道人整頓了禮物，托老嬖送過對門去。連這老嬖也裝扮得齊整起來：

白晳晳臉搽胡粉，紅霏霏頭戴絨花。胭脂濃抹露黃牙，鬢髻渾如斗大。沒把臂一雙窄袖，忒狼狽一對對寬鞋。世間何處去尋他？除是金剛脚下。

說這店家老嬖裝得花簇簇地，將個盒盤盛了禮物，雙手捧著，一逕到妙觀肆中來。妙觀接著，看見老嬖這般打扮，手中又拿著東西，也有些瞧科，忙問其來意。老嬖嘻嘻臉道：「小店裡小師父多多拜上棋師小娘子，道是昨日王府中席間娘子親口許下了親事。今日是個黃道吉日，特著老身來作伐行禮。這個盒兒裡的，就是他下的聘財，請娘子收下則個。」妙觀呆了一晌，才回言道：「這話雖有個來因，卻怎麼成得這事？」老嬖道：「既有來因，為何又成不得？」妙觀道：「那日王府中對局，果然是奴家輸與他了。這話雖然有的，止不過一時戲言，難道奴家終身之事，只在兩局棋上結果了不成？」老嬖道：「別樣話戲得，這個話他怎肯認做戲言？娘子前日央求他時節，他兀自妄想。今日又添出這一番賭賽事體，他怎由得你番悔？娘子休怪老身說，看這小道人人物聰俊，年紀不多，你兩家同道中又是對手，正好做一對兒夫妻。娘子不如許下這段姻緣，又完了終身好事，又不失一時口信，帶挈老身也喝一杯喜酒。未知娘子主見如何？」妙觀歎口氣道：「奴家自幼失了父母，寄養在妙果菴中。虧得老道姑提挈成人，教了這一家技藝，自來沒一個對手，得受了朝廷冊封，出入王宮內府，誰不欽敬？今日身子雖是自家做得主的，卻是上無尊長之命，下無媒妁之言，一時間憑著兩局賭賽，偶爾虧輸，便要認起真來，草草送了終身大事，豈不可羞？這事斷然不可！」老嬖道：「只是他說娘子失了口信，如何回他？」妙觀道：「他原只把黃金五兩出注的，奴家偶然不帶得東西在身畔，以後輸了。今日拼得賠還他這五兩，天大事也完了。」老嬖道：「只怕說他不過。雖然如此，常言道事無三不成，這遭卻是兩遭了，老身只得替你再回他去，憑他怎麼處！」

妙觀果然到房中箱裡面秤了五兩金子，把個封套封了，拿出來放在盒兒面上，道：「有煩嬖嬖還了他。重勞尊步，改日再謝。」老嬖道：「謝是不必說起。只怕回不倒時，還要老身聒絮哩！」

老嬖一頭說，一頭拿了原禮並這一封金子，別了妙觀，轉到店中來。對小道人笑道：「原禮不曾收，回敬到有了。」小道人問其緣故，老嬖將妙觀所言一一說了。小道人怒道：「這小妮子昧了心，說這等說話！既是自家做得主，還要甚尊長之命、媒妁之言？難道各位大王算不得尊長的麼？就是嬖嬖，將禮物過去，便也是個媒妁了，怎說沒有？總來他不甘伏，又生出這些話來混賴，卻將金子搪塞！我不希罕他金子，且將他的做個告狀本，告下他來，不怕他不是我的老婆！」老嬖道：「不要性急！此番老身去，他說的話比前番不同也，是軟軟的了。還等老身去再三勸他。」小道人道：「私下去說，未免是我求他了，他必然還要拿班，不如當官告了他，須賴不去！」當下寫就一紙告詞，竟到幽州路總管府來。

那幽州路總管泰不華正升堂理事，小道人隨牌進府，遞將狀子上去。泰不華總管接著，看見上面寫道：告狀人周國能，為賴婚事。能本籍蔡州，流寓馬足。因與本國棋手女子妙觀賭賽，將金五兩聘定，諸王殿下盡為證見。詎料事過心變，悔悖前盟。夫妻一世倫常被賴，死不甘伏！懇究原情，遂斷完聚，異鄉沾化。上告。

總管看了狀詞，說道：「原來為婚姻事的。凡戶、婚、田、土之事，須到析津、宛平兩縣去，如何到這裡來告？」周國能道：「這女子是冊封棋童的，況干連著諸王殿下，非天臺這裡不能主婚。」總管准了狀詞。一面差人行拘妙觀對理。

差人到了妙觀肆中，將官票與妙觀看了。妙觀吃了一驚道：「這個小弟子孩兒怎便如此惡取笑！」一邊叫弟子張生將酒飯陪待了公差，將賞錢出來打發了，自行打點出官。公差知是冊封的棋師，不敢囉唆，約在衙門前相會，先自去了。

妙觀叫乘轎，抬到府前，進去見了總管。總管問道：「周國能告你賴婚一事，這怎麼說？」妙觀道：「一時賭賽虧輸，實非情願。」總管道：「既已輸了，說不得情願不情願。」妙觀道：「偶爾戲言，並無甚麼文書約契，怎算得真？」周國能道：「諸王殿下多在面上作證大家認做保親，還要甚文書約契？」總管道：「這話有的麼？」妙觀一時語塞，無言可答。總管道：「豈不聞，一言既出，駟馬難追？況且婚姻大事，主合不主離。你們兩人既是棋中國手，也不錯了配頭。我做主與你成其好事罷！」妙觀道：「天臺張主，豈敢不從？只是此人不是本國之人，萍蹤浪跡，嫁了他，須隨著他走。小婦人是個官身，有許多不便處。」周國能道：「小人雖在湖海飄零，自信有此絕藝，不甘輕配凡女。就是妙觀，女中國手也，豈容輕配凡夫？若得天臺做主成婚，小人情願超籍在此，兩下裡相幫行教，不回故鄉去了。」總管道：「這個卻好。」妙觀無可推辭，只得憑總管斷合。

周國能與妙觀各回下處。周國能就再央店家老嬖重下聘禮，約定日期成親。又到魯王府說知，各王府具備助花紅燈燭之費。胡大郎、支公子一干好事的，才曉得前日暗地相囑許下佳期之說。大家笑耍，各來幫興。成親之日，好不熱鬧。過了幾時，兩情和洽，自不必說。周國能又指點妙觀神妙之著，兩個都造到絕頂，竟成對手。諸王貴人以為佳話，又替周國能提請官職，封為棋學博士，御前供奉。後來周國能差人到蔡州密地接了爹娘，到燕山同享榮華。周老夫妻見了媳婦一表人物，兩心快樂。方信國能起初不肯娶妻，畢竟尋出好姻緣來，所謂有志著事竟成也！有詩為證：

國手惟爭一著先，個中藏著好姻緣。

綠窗相對無餘事，演譜推敲思入玄。